

16.0 2B

漢學研究

第七輯

92



樂川文史資料

(第七輯)

贈	閱
請	交 換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樂川縣委員會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本辑主编：张学平、尚建娥

责任编辑：王占柱、李延绍

编辑：段海山、常纯斋、杨德刚、赵彦杰、常书泽
马洪恩、刘占杰、崔景华、邢改朝、傅长智
王玉杰、孙留平

校对：高洪涛、安远

政协栾川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副主任：尚建娥、王占柱

委员：张学平、杨荣和、赵书信、杨德刚、刘占杰
李延绍

EC76/07

目 录

地下革命斗争史话

- 《中原早春》四、五章（连载）……………符元亮（ 1 ）
- 附 王鹤峰 曹志真为符元亮同志题词
……………符群伟供稿（ 11 ）
- 杨景福同志谈陶湾地下党……………任清范（ 13 ）
- 庙子地下党驱逐郝晋卿斗争纪实……………段海山（ 18 ）
- 我把反动标语改为革命标语的回忆……………聂维鑫（ 25 ）
- 忆中共栾川地下党的一些情况……………赵致平（ 27 ）
- 我找地下党栾川区委接关系……………吴国庆（ 28 ）

人 物 春 秋

- 郝印吾传略（一）（连载）……………赵彦杰（ 30 ）
- 岁寒更见松柏翠
——忆秋扒杰士柴松岁先生……………光 源（ 37 ）
- 三次同窗情深谊厚
——忆聂洱舸……………孙光裕（ 50 ）
- 县长舔碗……………聂维钧（ 54 ）
- 儒医吴永芳先生生平……………王占柱（ 55 ）

英 雄 儿 女

- 打不烂拖不垮的栾川县大队……………张世界口述
段海山整理（ 66 ）

酒店民兵营智除三豹.....刘尚智(77)

三大革命运动在栾川

忆栾川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前前后后.....王占柱(79)

反革命组织“青年救国会”覆灭记

.....吴国庆 王占柱(88)

梁娥暴动及其伏法.....谢绍安 柴玉善(96)

抗美援朝运动在栾川.....李延绍(99)

三八线上庆新年.....孙军吾(107)

忆朝鲜战场上的茂村战斗.....孙福乐口述
孙军吾整理(108)

旧事轶闻

王将军智剿洪洛寺.....王景洲 王景尧 王景堂(112)

石大朋谋财结怨 张黑子仗义报仇.....

.....段海山 黄位中(116)

憨玉瑶偷袭潭头.....冉令闻(119)

三告宋昌.....贾翰如(122)

拨开鬼神迷雾 抓住杀人凶犯.....曹玉琨(124)

三年水运队生活记趣.....刘占杰(128)

忆美国战斗机的坠落.....吴国庆(139)

一九五四年陶湾救灾片段.....李延绍(141)

存史资治

清末民初庙子地方政体沿革和匪患纪略

.....段海山 黄位中(143)

- 李起凤纵“匪”剿“匪”内幕……杨丑子 张克松（149）
 一张“借粮条”的来历……李广福（158）
 别廷芳给常志箴的一封信……徐宣武供稿（161）

教育艺文

- 忆少年随父在栾川上学见闻……王宗黄（163）
 也谈苗叔陶在七·七中学……张晋丰（169）
 建国前栾川主要靠山黄班社……赵书信（170）
 柴化周与《王仁昫音韵校补》……冉令闻（175）

栾川风物

- 李淮盛赞龙峪湾……贾翰如（177）
 龙王碓石刻与栾川沿革……贾翰如（179）
 栾川“景树”三则……任清范（180）

读者 作者 编者

- （来信选登）张晋丰来信……（183）
 吴国庆来信……（184）
 补正与说明……王占柱（185）
 订正和补充……段海山（185）
 本期主要作者简介……（187）
 编后记……（188）

地下革命斗争史话

中原早春

(连载)

符元亮

第四章

立三路线在豫中

东望茫茫的豫中平原，霜天万里，落叶纷飞。一九三〇年秋，党派我到许昌参加豫中共青团特委工作。

当时，豫中党特委书记是杨健民。委员是临颍人张本（原名张本固，解放后用名刘晋，现任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和西华人老马。

固特委书记是叶县人宋延寿，委员有老陈（女，开封人，工人出身）和我，党委秘书是临颍人海观澜。

许昌县委书记是刘殿元（城北刘庄人，在莫斯科学习过），尉氏县书是石文卓（名义上是尉氏县国民党党部委员），临颍县书是本地人老王，叶县县书是本县人老董，洧川城西有区委，长葛、舞阳各有一个支部。

当时党指示：本地同志职业革命化，都不脱产。许昌附近各县同志，随时向家中筹钱，捐献给组织用。我因家庭远在豫西，党吩咐我到蛋厂做工糊口，并开展工作。

不久，立三路线就传到豫中来了。

形势上，立三认为是新的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政治任务上，他号召争取鄂、湘、赣等省的革命首先胜利；行动上，他主张普遍发动暴动；组织上，他主张将党团合并，组成地方行动委员会。

平时工作积极，但有急躁情绪的杨健民书记，在特委会会议上，宣读了以立三路线为主的中央文件后，立即把豫中党、团特委组织合并为豫中行动委员会，他自己是当然地仍任书记。

接着召开了有临颍、尉氏、许昌等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当时在传达文件、报告形势的过程中，到会的同志都是兴奋鼓舞、双手赞成的。同时老杨还向我们读了中央发来的《怎样领导暴动》的小册子。那时文件一读就算学习了，一来同志们还没有深入学习、反复研讨的经验；二来环境很难有细致学习的可能，甚至到了决定豫中地区以尉氏、许昌两县为重点发动武装暴动时，到会的同志，仍是斗志昂扬，并无异议的。可是到了讨论临颍县和许昌起义发动以后如何存在时，杨健民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就有了显著不同，并且展开了激烈的争议。

杨健民认为，平汉铁路是反动统治的南北运输大动脉，把它截断了，等于截断武汉的一只肩膀，对于党中央所部署的夺取湘、鄂、赣等省的革命首先胜利，有巨大的配合作用。所以他主张许昌暴动以后，就在平汉铁路两侧打游击；开封是全省省会，是河南反动统治的中枢，所以主张尉氏暴

动以后，就在开封附近打游击。

那时驻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对于毛主席所主张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正确方针，还没传达到河南党内来，所以我和特委几个同志，听了老杨慷慨动人的意见，都认识模糊默不作声。只有临颖县委书记老王，两眼圆睁，用沉重的口气说：“那么咱得再想一想！”

接着尉氏县书石文卓同志果断而激动地说：“据说你们许昌，城乡共有党团员五十来名。可以带动起成百群众。暴动以后，怎样行动，值得深思熟虑。至于我们尉氏，可以动员起来参加暴动的党团员同志和有把握带动起来的群众，多者三百来人。尉氏距离开封，只是几十里路程，一马平原，毫无遮拦。反动派打去一个电话，省政府可以立刻用汽车运送大批部队前来镇压。我们刚刚举行暴动，很不容易站住脚步，我的意见无论许昌、尉氏，起义发动以后，尽力迅速地做些打开监狱、夺取武装、打击土豪的行动后，立即转移向西，拉向鲁、宝、郑、伊一带山区，站住脚步，再展开游击。”

石文卓同志，据说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武汉学习过。特委同志们听了他这一符合实际的分析，都赞成他的意见。可是老杨急不可耐地站起来，头顶猛撞住我们秘密开会地方的藏萝卜窖，把土块磨擦得哗哗落下。他象背诵中央文件一样，什么新革命高潮到来呀！普遍布置暴动呀！大力进攻城市呀！说来说去，始终坚持自己意见。

藏颖县书老王忍耐不住了，起火地拍去身上落下的碎土，大声说：“暴动，不是儿戏，我们必须再研究研究。”

石文卓同志也说：“我们刚举行的农民暴动队伍，能在

开封、尉氏一带沙土平原上，碰得过从开封派来许多汽车运载的白色部队吗？显然是对我们不利。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多年来绿林土匪，曾在那里结伙称雄，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农民兄弟，拉到那里，存住身，再向反动派出击吗？”

这时，老杨意气冲动了，他用手挥舞着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土匪。你主张拉到山区，那是逃跑主义，也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以特委书记和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决定：许昌起义后，就在平汉路两侧打游击；尉氏暴动以后，就在开封附近打游击。谁不执行党的命令，就要受到纪律处分。”

这时老王气的满头冒汗，鼻孔嘘嘘作声。石文卓同志，低下头来，我看到他大颗大颗的汗珠，连续滚落胸前。

杨健民最后宣布：“限定一个月，为筹备时间。行动委员会，尽力发动豫中各地的农民暴动，其中以尉氏、许昌为重点，许昌由杨健民和县书刘殿元指挥，尉氏由石文卓同志和团县委书记吴文智负责指挥。”这样，特委扩大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

外县的同志走后，特委的成员们，立即以紧张的情绪，投入贯彻发动暴动的任务中。我也被分配到豫中各县作传达布置工作。

有一次，下午三时后，老杨通知我，要在当天晚上，到舞阳北舞渡村，找到姓牛的支书，传达工作。这时是秋末天气，日已西坠。我只有—枚当二十的黄铜元，作为路费。距离是由许昌到临颖，铁路六十里；再向西南，步行六十里，才到达北舞渡村。没钱买车票，我只好乘伪警不防时，爬上南下的运煤车。谁知车刚开动，五六个车警突然来查。不容分说，象滚石头—样，把我掀下车来。我还来不及思索，已

被摔得横在车道边的石条上。只觉背上痛刺刺地，原来后腰已被车箱擦破了。幸亏没受重伤，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又惊又喜。

我返身回到许昌东站，又看到一列煤车要开动。一纵身，我又爬了上去。还好，再没遇到车警。到了临颖车站，天已黄昏。我用仅有的一枚铜元，吃了一碗面条。冒着瑟瑟的西风秋雨，连夜赶路。天刚亮时，我赶到了北舞渡村，完成了任务。

秋冬之交，预定举行暴动的时间到来了。杨健民同志派一位交通员到尉氏去联系，并亲自主持行动委员会，执行在许昌拟定的行动计划；以城北老吴营支部为基点，动员起这里党团员和革命农民五十多人，由县委书记刘殿元领导，我当协助，作为主力。另外，由杨健民亲自带领十里以外的一个支部和革命群众，到鸡叫时，前来集合，协同冲入许昌站，打响暴动的枪声。

预期的前一夜，我到了老吴营。家在附近的刘殿元同志，事先已向党内外可能参加起义的人们，作了布置。当晚我们又共同参加了党团支部联席会议。同志们的情绪，都是很高涨的。支书王书祥，忙着为大家擦亮了土枪，磨快了大刀。一位当雇工的青年同志临时找不到武器，就取出铡草的铡刀，磨得霍霍作响，闪闪耀眼。刘殿元同志，安排待命而动的人们，暂时分组休息。我躺在一个雇工的土炕上，翻来复去，不能入睡。大家都在静候老杨所带领的另一个支部的同志们的到来。谁知传来鸡叫声，仍没动静。鸡叫两遍了，还不见来一个人。刘殿元同志急得满头冒汗，搓手顿脚。各组的同志们，也连连来催问原因。我和王书祥支书，几次跑出村外，眼瞧着从铁路以东的云雾层上，林木丛里，

升起了缕缕曙光，还是等不到老杨的踪影。刘殿元、王书祥和我协商：只好暗暗通知各组已经等待了通夜达旦的同志们，各个返家休息，再候通知行事。

次日早饭后，我接到老杨的通知：他所负责的支部，只有党团员赞成暴动，而所联系的群众，都不赞成行动后立即向车站冲击战斗。所以没有照原定计划，如期会合。

如果以为许昌暴动，只是春气未透、隐隐可闻的微弱的闷雷，而尉氏暴动，则是轰轰爆发、震天动地的一口火山了。在那时，蒋匪帮镇压革命的黑风，笼罩了中华大地，长江两岸的起义烽火，极少传到河南省。连以李立三路线为首的党中央，也从没向各地党组织提出过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尉氏的党内外革命群众，在石文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党豫中特委的决定，挺身而出，在距开封近在咫尺的县份公开打出红旗，冲杀向伪政府机关，夺取了一部分武装，惩办了一些极端反动的土豪。正要组织群众，开仓分粮之时，城乡匪霸团警包围而来，伪省政府的增援部队，从开封相继赶到。我们的起义英雄们，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由于石文卓同志忠诚党组织的指示，决心在开封附近打游击，而未作迅速转移，经过硬打血拼，他们被敌人击败而散了。石文卓同志随之被捕，壮烈牺牲。这次尉氏暴动，给本县的反动统治以猛烈的打击，给省会开封的反动头子们以当头棒喝。这虽是爆发了一个局限的火山口，但预告着革命的燎原之火，行将铺天盖地而来，势必将全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葬入熊熊火海。全国解放后，尉氏县人民将本县改为文卓县，这说明尉氏人民，中原人民，是永远怀念着石文卓同志和当时参加起义的烈士们的。

脱离实际、左倾盲动的李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

惨重的损失。经月之后，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才轻描淡写地发下了纠正李立三路线的指示。豫中特委的同志们，在老杨的主持下，也只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我们对于立三的错误路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接着党中央又传达来由王明起草的《两条路线》又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指示，于是同志们仍是昼夜辛苦，把力量集中于城市，追求工作表而上的轰轰烈烈，以终日奔忙就算积极而自我安慰。到一九三一年秋，河南省委调我离开豫中。

第五章

河南省委与“九一八”事件

千年以来，号称东京的开封，经历了几代废兴，到了北伐胜利以后，虽然仍是二十万人口集中的河南省会，但论天气是晴季漫天风沙，雨季满街泥泞；论地势是当时城北柳园口黄河水位平时也高出开封市面二十米，每逢夏秋之交，人人有成为鱼鳖之忧；论人民生活，除极少数官僚富豪，白天可以到表面繁华的鼓楼大街，酒醉饭饱；晚上可以留宿于娼妓集中的第四巷中，荒淫享乐；而充塞市而的则是啼饥号寒求爷告奶的乞丐队伍，和成群布列、拉车挑担的劳苦市民。汴梁名城，当时就是这样一幅城乡破产的画图。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民族危机的愁云凄雨袭击到这古城的天空了。日本军阀在一夜之间，把我国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鲸吞而去。以投敌媚外起家的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在决定国家存亡的关头，竟秘密电令守土有责的张学良，坚持耻辱的不抵抗主义。于是日寇在短暂的一旬左右，就把我锦绣河山整个东北的八十座主要城市占去了。

三千万骨肉同胞，几天之内，全部沦为国破家亡的奴隶，祖国半壁大好版图，转瞬堕入虎口，改变颜色。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变幻的波涛中，亦属罕有。中原大地，日月暗淡；开封城池，顿觉破残。陇海铁路在颤抖，黄河洪流在呜咽。

“九一八”后第二天，我按省委通知刚回到开封，住在一个背街的小店里。共青团省书王伯阳同志，通知我参加省委召集的会议。约我次日八时后在鼓楼街的民众图书馆等候他。

王伯阳同志，新安县人。比我年长五岁。据说他的父亲在伪省政府教育厅当科长，供给他到济南齐鲁大学求学，他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因身份暴露，在山东难以存身，才调回河南参加省委工作。当时他和商城县人姓杨的女同志，化名掩护，作为假夫妻，表面同居。

第二天，我按时到了鼓楼街，不见老王踪影。若只是静立等候，是容易被坏人怀疑的。所以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看到案上尽是《关东大侠》、《雪梅吊孝》等一类封建迷信的书册。后来我翻到了两本已经陈旧的《向导》杂志，正要阅读下去，背上有人一拍，一看是老王，就随他直向东街走去。路上他告诫我：鼓楼是特务暗探经常进出的场所，在那里阅读《向导》一类刊物，是会引起坏蛋们追踪的。

我们一直到开封城外齐鲁公园里树木丛中的一个茅亭上，见到已经有两位同志先到这里。一位姓曾，光山县新集人（即今新县），他在莫斯科学习过，是当时河南省委负责人之一。他已经和我谈过几次话，（当时有人称他叫小曾）三十多岁，细高个。另一位身材矮，三十左右年纪，据小曾介绍，他姓张，上海人，工人出身，党中央派来参加河南省委工作的。这样我们四个，在曾同志的主持下就开会了。

对于日本军阀占领东北三省，我们一方面认为是意中之事，因为从日中甲午战争，以及袁世凯向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以来，日寇从未停止过对我国的蚕食鲸吞；另一方面，又认为确是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因为从地理、物产、交通各方面说，东北沦丧，等于全国失去藩篱。日寇肯定会以占据东北作为南下进攻的立足点。

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当时省委认为：从满清王朝到洪宪皇帝为保持其儿皇帝的宝座，都采取极端可耻的“宁让邻邦，不与家奴”的卖国政策。继承了袁世凯衣钵的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的鲜血，他立意卖国投降，势所必然，当时还丝毫看不出他会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可能。

对日寇占领东北以后的行动问题，也有同志提出，下一步日寇会进攻苏联的。当时我们还不能明确分析到日寇当时扬言要进攻苏联的说法，是他们居心灭掉中国，故作反苏姿态的宣传伎俩。日寇这样宣传的意图，是迎合当时反共反苏的蒋介石政府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便于分化中国的抗战力量的。

当我们讨论了国内外形势，转面研究如何布置河南工作的时候，突然走来两位推着自行车，头戴礼帽，戴黑色眼

镜，东张西望的人。他们故意装作欣赏景物的神态，贼头贼脑地向我们斜视。这时曾同志停止了讲话，以目光向我们示意后，伴随老张缓步走出园外。貌似悠闲的王伯阳同志，用脚踢我一下，我俩也相随走出。把那两个耷眉鼠眼的狗东西甩在园内。

相隔半里之遥，我俩慢慢追随着小曾们，一直走出三里开外，回首望不见可疑的坏人了，我们四人，才又坐在柳荫深处的平沙滩上，开完了这次会议。

省委不但决定为反对日寇占领东北，印发告全省人民书，而且动员全省同志立即向广大群众扩大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并号召中原人民，准备行动，准备武装，把日本军阀赶过鸭绿江去。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两年以后，当我在信阳出狱受伤，省委安排我返回开封治疗时，和王伯阳同志假同居的小杨，泣不成声地告诉我：半年以前，伯阳同志在工作中被反动派发现，被捕了。尽管他父亲以省教育厅科长的地位，用尽了营救办法，也丝毫没有缓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人刻骨的阶级仇恨。他们乘更深人静的夜间，把王伯阳同志残杀在龙亭后面的沙场上。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自“九一八”事变之日起，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不计任何艰苦和牺牲，站在外御强寇、内除国贼的第一线。而为保存自己的官职和利益，甘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把我中华民族，推置于亡国灭种、空前危机苦境的，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待续）

附：王鹤峰、曹志真为符元亮同志题词。符群伟供稿（王、曹情况见作者简介。）

